

成都往事

□李立峰

我生在江南，长在中原，定居重庆。除了出差和旅行，与成都鲜少交集。因此，我对成都的记忆，仅仅停留在几次浅尝辄止的接触中。

我于成都而言，是一个最普通的陌生人，彼此没有不得不说的故事，也没有瓜葛与爱恨情愁。如此说来，我正合适说一说明成都在一个普通人心中是什么样子的。

一

初识成都，是2008年的那场地震。那一年，是奥运年，也是我的结婚年。喜忧参半的一年。

“5·12”地震后一周左右，我便去了成都，住在高新区一个叫“神仙树”的地方。

那是我第一次到成都，最期待的莫过于火锅。恰好楼下就有一个小馆子，三五张桌子，一个老板。

我和朋友点了一个辣锅，以体验正宗成都火锅的名义。其间，有一道叫鸡肾的菜，涮后口感糯嫩。之前没有吃过，觉得分外好吃，遂一口气点了四份。老板诧异的眼神，终止了我们点第五份的企图，至今引为遗憾。

那顿火锅，吃得是酣畅淋漓，结果朋友上火，我们喝了一整个星期的稀饭。

味觉大概是有记忆的。那顿火锅，记忆如此深刻。以至于后来在成都，我都想再探那家小店，找一找当年大块朵颐的感觉，然而终究未遂。

成都本是一个宏大叙事，但在小人物的记忆里，挥之不去便都是微不足道的细节。

它如此鲜活，确认着我曾经来过。

二

2011年5月，我一头扎进成都一家靠近春熙路的茶社。一如很多茶社，大树掩映，绿植环绕，靠近河边，桌椅却很简单。

我和朋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那是纯聊啊！天南海北，古往今来，差不多把肚子里的话倾倒而空。

夜深了，茶水添了又添，谈兴却丝毫不减。没有一个人愿意在成都的夜里睡去。那种闲，浸透在成都人的骨子里，很容易传染给外地人。而忙，则是重庆人的标签。

“余生很长，何事慌张？”这是茶馆门口的对联。说实话，我看了足足两分钟，然后拿出手机，煞有介事地记在备忘录里。

柔软时光，真的难找呢。它一定要悠闲，古色古香，有文化打底，还要有阳光，最好还有国际范儿，像阳朔的西街，像西湖的湖亭，像北京的胡同，像成都的巷子。它们都有一种气场，来自柔软。你想要的，想看的，大雅大俗，古典前卫，样样它都有。

生活，总在别处。

三

2014年，孩子两岁了。我决定带他游览成都，到杜甫草堂，宽窄巷子，天府广场，望江楼，锦里一一“打卡”。适逢节日，游人如织。旅行，怎能没有温柔的心意，怎能期望美景一个人独享。如此，也便释怀。

锦里是我的最爱，是成都的百花筒，是文化的集散地，处处充满着休闲气息和小资情调。

锦里有一个主入口，却似乎有多个出口，不经意就误入风景深处。锦里外是武侯祠，锦里深处是刘湘墓，孔明与之相邻。这是多么“奇葩”的组合，但这就是锦里。一条胡同，道不尽的巴蜀温和和异乡时光。

掏耳朵，看川剧，品小吃，令人新奇又兴奋。之前，一直不太了解成都，每一次都来去匆匆。这一次深度游，让我真正体验了“要都”的秘密所在，那就是市井气和烟火气。

慢下来，就会发现风景的美好。不得不承认，成都很有诗意，柔软得如同宋词。而重庆充满火辣，刚硬得如同唐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两个城市各有千秋，各美其美，且多有相似。巴渝一家亲，何曾断过根？

四

如果说2014年之前，对成都的记忆一直波澜不惊。到了2015年就画风一变，变成惊心动魄了。

五月的一天，天降暴雨，高铁停运。急于返渝上班的人们，如无头苍蝇一般，疯狂地辗转成都的火车站、汽车站。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那时候，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越是归心似箭，越是一刻也不想留下，反正只要能上车、能上路，仿佛世界还属于自己掌控之中。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决定到成都站碰碰运气。果然，深夜有一趟绿皮火车。我毫不犹豫连夜登车，雨夜兼程，于次日中午抵达重庆。

成渝相距三百公里，有多种出行方式。高铁一小时有余，动车两个多小时，自驾不

成渝走笔看双城 征文大赛

荣昌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

投稿邮箱: kjwtzx@163.com

过三四个小时，绿皮火车用时整整十二个小时。

那趟绿皮火车，让我在快速出行无效时，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份安慰。

五

2016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老家朋友的求救电话。电话中，她焦急万分，说亲属带子女到成都某医院看病，一个人抱着小的、牵着大的。等给小的看完病，发现大的不见了。报警后，调监控，发现孩子自己走出了医院，去向不明。

朋友六神无主，给离成都三百公里的我打电话。说这位亲戚在异地打工，举目无亲，孩子第一次到大城市。现在距孩子走失已经三个多小时，她的亲戚有点绝望了，问我怎么办，能不能想想办法。

说实话，我除了表示同情，并无更多的专业知识。于是，向专业人士讨教，得到了立即报警、查看监控、发动人找、发朋友圈、求助媒体等建议，悉数告知。

好在有惊无险！四个小时之后，孩子找到了！尽管孩子身无分文，还是有好心人借出电话。孩子不记得爸爸的电话，自己给远在家乡的奶奶打了电话，奶奶通知爸爸，最终孩子找回。

事情以平安收场，内心的石头终于落地。上天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生活依然美好。

感谢好心的成都人。

六

最近一次关于成都的记忆，就比较美丽了。那是2017年从成都去北京的航班上。

“欢迎登机！”两位空姐和一位空少在登机口迎宾。

“哇，太帅了！”走在我前面的一位老太太，突然两眼放光，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哎呀，我没有见过这么帅的人，不行，我要拍个照！”老太太操着标准的成都话，不由分说，掏出手机，一张、两张、三张……

这突然的举动，显然让空姐空少们意外。空少保持着害羞的微笑，任由拍照。空姐们则暂忘迎宾的职责，眼神中流露满满的羡慕神色，不禁脱口而出——“阿姨，把我也照进去呗。”

没想到，老了老了，还有一颗少女的心。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与年龄无关。当帅到不能自抑，美到令人窒息，剩下的反应基本就是本能。

谁说60岁的老太太，不能有一颗少女的心？成都，让我看到了这种可能。

寻找重庆城的古典美

□简云斌

重庆城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人们对它的印象是大江大城、高楼林立、长桥飞架、灯火璀璨，还有就是单轨穿楼、洪崖洞、过江索道等热门景点，以及解放碑、火锅等元素。

但这是重庆城的现代模样。古代重庆城什么样？我对此一直好奇。

我想，古代重庆城（时间至少推到重庆开埠之前）应该也很美吧，因为有长江、嘉陵江两条江，还有这么多的山，山环水绕，江城相拥，从自然地理视角来说，不会差到哪里去。

整个唐代和北宋，李白、王维、杜甫、三苏父子等众多诗人经三峡出川或入川，为三峡写了不少名篇。当年，他们在重庆城（那时叫渝州、恭州）身边来来往往，却对这座城市视而不见，没留下什么诗。想来也不奇怪，那时的渝州，仅仅是作为一个带军事意义的行政单元存在，山陡地窄，城池窘迫，其地位还不如合州（今合川），更不能与夔州（今奉节）相比。李白出川时，甚至未在渝州泊一下船，虽然他在《峨眉山月歌》中提了一句：“思君不见下渝州。”

自南宋后，重庆城的地位大幅提升，特别是随着明清两朝移民入川，重庆经济社会不断壮大，文化也有了起色，一些文人开始在重庆城的山水中注入人文审美。

比如，明代的方志上就有“渝城八景”的记载。清代乾隆年间，颇有文学和美学素养的文人王尔鉴任巴县知县，他在明“渝城八景”的基础上，“汰三增七”，圈定了十二处最有代表性的巴渝景致，分别是：金碧流香、黄葛晚渡、洪崖滴翠、海棠烟雨、字水宵灯、龙门皓月、佛图夜雨、歌乐录音、缙岭云霞、云篆风清、桶井（后改为统景）峡猿、华莹雪霁。

王尔鉴选择巴渝十二景的标准是：“其趣在月露风云之外，其秀孕高深人物之奇，登临俯仰，别有会心……空灵飘渺，在有象于无象之间，最称奇妙。别具幽趣，空灵不着色相……”

王尔鉴本身不是重庆人，但他以独特的文化眼光，为巴山渝水注入了空灵秀雅的人文之美，这不能不说是重庆文化的一件幸事。王尔鉴圈定的巴渝十二景，主要位于主城周边，因此，这些景致也集中代表了重庆城的古典之美。仅仅品味这些景点的名字，其蕴涵的古典神韵就令人神往不已。

我近年开始涉足歌词创作。2017年春天，参加重庆市音协一个活动，要完成两首歌词任务，在创作中，我试着把李白的《峨眉山月歌》演绎成一首带古意的歌词《下渝州》。其中有几句颇为满意：“一杯酒，似水

流，思君不见下渝州；一杯酒，千古愁，明月万里长相守。无论走过多远的路，故乡总在你身后……”

后来，这首歌由邱月谱曲、陈宏凯演唱，获得了2017年重庆“十佳原创歌曲奖”。我由此受到启发，觉得可以从歌曲的角度，去描绘重庆城的古典之美，向世人展示一种完全不同的渝州古韵，哪怕这种古韵是想象出来的，也挺有意思。题材选择上，我想到了巴渝十二景，打算把十二景写成组歌，通过人文与山水的对话、古典与现代的交错，追寻古典重庆的人文意蕴，演绎巴渝山水的诗意审美，形成一组别具特色的“巴渝风”歌词。

2018年，我完成了《海棠烟雨》《黄葛晚渡》《字水宵灯》三首歌词，并在《词刊》《重庆音乐》等刊物发表。但这三首词写出后，我就丧失了继续创作的信心，主要是角度切入太难，此事就搁下了。2019年12月，我听了重庆青年唱作人胡海舰的一些作品，很欣赏他那种吉他伴唱的风格，于是通过微信把《海棠烟雨》歌词传给他，看他是否愿意创作。没想到海舰很快谱了曲，并制作演唱，在网上推出。这首歌推出后，得到了一致好评。

胡海舰也来了兴趣，建议我把巴渝十二景歌词写完，一起合作，尽力把组歌推出来。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来了，宅在家里一个多月，我继续创作巴渝十二景组歌。这个过程其实很煎熬，还是题材选取、角度切入太难的缘故。原则上，每首歌都要有一个不同的点，不然很容易陷入模式化。

我绞尽脑汁，尝试从爱情、乡情、亲情、友情、人情、山水情等角度，尽量对每首歌进行演绎。比如，表现爱情的，有《海棠烟雨》《字水宵灯》《缙岭云霞》；表现乡情亲情的，有《黄葛晚渡》；表现友情的，有《龙门皓月》《华莹雪霁》；表现人文追思之情的，有《金碧流香》《佛图夜雨》《洪崖滴翠》《歌乐录音》；表现山水之情的，有《云篆风清》《统景峡猿》。有时，几种情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

这一组歌词，前后改了多次，一些作品自己还不太满意。胡海舰的谱曲，也在打磨之中，完成尚需时日。无论如何，我们费了力，尝试了，不管成功与否，算是对梦里母城古典之美的一次致敬吧！

“成渝走笔看双城”征文启事

巴蜀文化血脉相通，成渝两地人文相亲。千百年来，成渝两地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互相交融、互相渗透，文化血脉生生不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奏响新时代川渝合作的美妙乐章。

为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强成渝两地人文交流，即日起，由重庆日报和荣昌区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成渝走笔看双城”征文活动拉开帷幕。

一、征文主题

紧紧围绕“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

圈”这一主线，描绘成渝地区的城市变迁、自然风貌、人文风情、市民生活；展现两地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交流、互相渗透；讲述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气象、新故事。

二、征文要求

以散文、随笔、特写、报告文学等体裁为主，强调纪实性。其中，散文、随笔、特写不超过3000字，报告文学不超过6500字。

三、征文日期

2020年5月—12月

四、投稿邮箱

kjwtzx@163.com。来稿请在邮件主题注明“成渝走笔看双城”。

五、奖项评选

优秀作品将在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暨重庆日报客户端两江潮频道等新媒体平台刊登。2021年1月，组织专家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颁发奖金和证书。

重庆日报
荣昌区委宣传部
2020年5月

边城之恋

□罗毅

因了沈从文先生的成名作《边城》，湘渝交界处流入西水的清澈小河便名闻遐迩。河之南是湖南花垣县的茶垌，河之北是重庆秀山的洪安，两个隔河相望的千年古镇，枕着清水河的水声入眠，送走了多少人事兴废岁月更替。

恋着清水河上拉拉渡，择一个晴好天气，再访边城。

一路上回味着沈大师小说中的情节，那清水河上摆弄拉拉渡的，是古稀老人，还是耆长穿着青花蓝布衣裤的翠翠呢？小说中俯拾即是的吊脚楼、青石板路、白塔、碾坊、碧溪咀，仍然存在吗？拉拉渡口，依旧是翠翠与外祖父拉船的渡口吗？

肯定不是了罢。百年风云，沧海桑田，唯一不变的，应该只有那条碧波荡漾的清水河了。

那年“五一”假期，一千人从重庆去凤凰旅游，行程结束后突发倡议，纷纷要求参观刘邓大军解放重庆的起始点，这样就从花垣到了茶垌，见到了清水河，体验了拉拉渡，把寻访的脚步留在了洪安古镇的青石板上。

由此也知道了翠翠与外祖父手拉竹缆、引船过渡的方式早已不复存在——竹缆换成了细长的钢筋。渡船甲板上的小竹杆换成了木柱，木柱上有固定铁环，套着连接洪安与茶垌的钢筋。渡河时也不再用手拉，而是用一个F形的杂木制成的工具来操作——船工以F口卡住钢筋，用力拉动，船儿便向前移动，送客到达彼岸。

一晃十来年过去，拉拉渡可有改变，边城

无恙乎？

进入洪安老街，快步走向河边，粼粼清水河无言，大师笔下的边城故事，如电影镜头般浮现在我的眼前。

每遇龙舟比赛，船总顺顺家的大老、二老均能拔得头筹，尤其是龙舟赛后的水中抢鸭子，两兄弟简直成了浪里白条水中蛟龙，一抓一个准。可是，这一对人中龙凤，却爱情波折命运多舛。为了翠翠姑娘，大老天保斗歌失败远走他乡，蹒跚地淹死在酉水下游的茨滩。二老像送同样爱着心爱的姑娘，本想与翠翠厮守渡口，白头偕老，却始终接收不到翠翠愿嫁的讯号，无奈把哥哥淹死的怨气，撒向清水河上的老船工和心上人儿，怨气地下辰州、去川东，再也不愿回茶垌。自小失去双亲、靠外祖父抚养长大的翠翠姑娘，本该有美满如意的好姻缘，却因心中有爱而羞于表白，终成千古遗憾。

其实无论从湖南还是重庆还是贵州造访边城，多半是冲着清水河上的拉拉渡而去。拉拉渡，一根钢筋连接三个省，沿着钢筋经年摆渡的方头渡船不知疲倦地移动着，迎来送往数不胜数的过渡人。

终于，我们跳上了架设有四面透风雨棚的渡船，安坐船舱壁两边的长条木凳，打量摆渡人。有点小小失望。摆渡人并不是期望中的翠翠，而是两位青壮汉子，年纪稍大的负责收取船资，每客两元。年纪小的，懒洋洋坐在船中央的长方形木柜子上，手把那F形状的渡船工具，面面无表情，送我们过河。

船行河上，我注目茶垌方向山崖上阴刻

的沈从文先生亲笔题字“边城”，不由得又想起悲剧情般的翠翠来。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白塔突然倾圮了，渡船莫名地消失了，劳苦一生的外祖父撒手人寰，只剩下凄风苦雨中的翠翠与黄狗相依为命。待到白塔再度建起，却是物是人非——那个月下歌唱，歌声能够让翠翠在睡梦中灵魂浮起并飞上山崖采摘虎耳草的傜送二老，再也不会回到生他养他的茶垌来，空留下水边等待归航人的姑娘，就如翠翠岛上的雕像一样，傻傻地望着、痴痴地站着，一直站到地老天荒。

离开拉拉渡后，我们沿着河边小路由茶垌而去。古镇显得沉寂，古朴吊脚楼群散发出无尽的沧桑气味，黄葛树依旧、木板壁依旧、风火墙依旧。青石板路上，回荡着我们匆匆前行的脚步声。

我的眼前，不知何故，总是晃动着船总顺顺、大老二老、媒人杨马兵、外祖父、翠翠姑娘的身影，甚至还有那一条大黄狗前后跑动的影子。呵呵，那些让人心酸泪目的边城故事，何时才能随水而逝呢？

重回洪安的时候，我们仍然选择了拉拉渡。此时，晚霞照耀在清水河上，浮光跃金。噢，当年二野先辈们在此架设浮桥攻打洪安解放秀山，拉拉渡在干什么？标语塔发挥了什么作用？与拉拉渡咫尺之遥的复兴银行，究竟留下了多少刘邓首长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进军大西南的历史故事？

念想如斯，设问如风扑面。看来，该是计划三进边城的时候了。